

故宮週刊

易培基



本院理事院長易寅邨先生小影



清木質皇帝寶



記畫蘭

試之歟、曰冀北之野、馬之良者多矣、豈能偏千萬馬而試之乎、不能偏千萬馬而試之、則試一馬可通於千萬馬矣、夫一馬可通於千萬馬、則非馬而類於馬者、亦可通於馬矣、天下事有不必要躬親而能執簡取繁者、皆此類也、又何必沾沾疑其非馬乎、作試馬記、

余觀畫譜、得畫蘭法、於是日寫蘭一枝、似不似、不論也、蘭、嘉卉也、生於空山之中、含幽香、抱靈氣、不求之不肯自獻也、余未見蘭而漫然以寫之可乎、然正唯未見蘭而寫之更不勝、何也、蓋以其神不以其貌也、賈人君子、伏處於草茅者衆矣、余不能盡識也、然豈因不識而遽置之乎、此余所夙夜不能忘者、夫畫蘭、其小焉者也、



補桐書屋記

自涵元殿而東、繞廊數十步、北折、穿一門、有屋三楹、爲補桐書屋、其南有雙桐、枯其一、純廟時命補之、因以名焉、昔高宗讀書於此、及登大位、猶追憶前事、見於吟咏、其典學之勤如此、予小子仰承先訓、俯臨庭柯、敢不朝夕惕厲、以無忘桑梓敬恭之義、

清 緯 絲 採 蓮 圖

、樓本三層、高宗特減其一、蓋有持盈戒滿之意也、余讀樓記、輒以自警云、



乾 清 宮 玉 馬

自瀛臺而南、有樓高聳雲霄者、曰寶月、此高宗望月之地也、登樓以觀、蒼然而青者、西山也、幽然而碧者、液池也、雲煙之變幻、魚鳥之飛潛、內而臺榭之參差、外而車馬之馳騁、遠近之景、皆聚於是樓

清德宗「瀛臺」遺稿

讀寶月樓記

全定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八元 一次交清 預約時間十八年十月三十日截止 函索樣本附郵票一分寄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處

請按價連同郵費照加一不收郵票現款一并匯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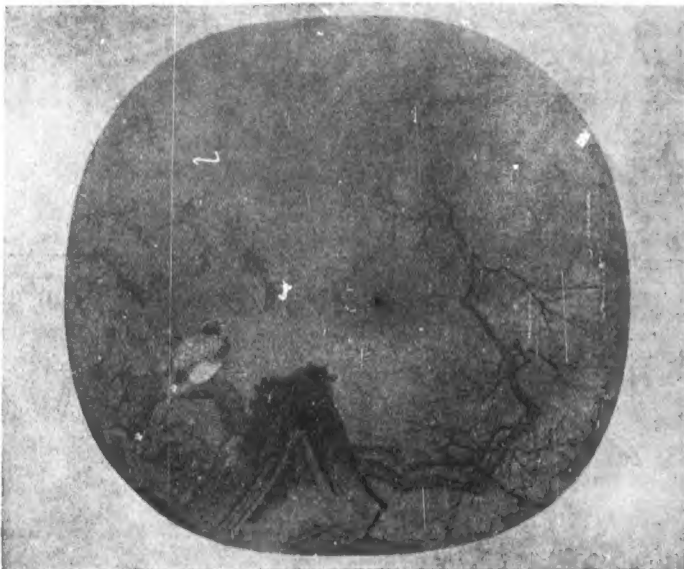
二十二元

全四冊價十元

鷹松寧世郎清 (前詳傳小) 雉山竹梅遠馬宋

清宮史訓諭選錄(續)

順治十二年六月、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敕、諭曰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



• 繪筆西參歲十年一三乾校朝乾歷延奉國入四五康教以人大為寧郎
• 慶名。中畫八七年十隆於。三雍正。內供中十年十隆於傳。利意。世

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為鑑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更實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板、世世遵守、順治十五年二月上諭吏部曰、內監吳良輔等、交通內外官員、作弊納賄、罪狀顯著、研審情真、有王之綱王秉乾結交通賄請託營私、良輔等已解供出、即行逮問、其餘行賄鑽營、有見獲名帖書東者、有餽

送金銀幣帛者、若俱按跡窮究、株連甚衆、姑從寬免、如此情弊、朕已洞悉、勿謂朕察隱密、竊幸朕不及知、嗣後務須痛改前非、各供厥職、凡交通請託行賄營求諸弊悉宜斷絕、如仍蹈前轍、作姦犯法者、必從重治罪、康熙十三年六月初三日上諭、設立內藥房、原以防急用藥餌、乃嚴肅之地、今視服藥藥肆慢不前、並容匿間雜之人、甚非設立初意、即著移出外藥房去、外藥房相去、原亦不遠、待用藥之際、隨時再傳、著總管領傳宣、康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上諭、宮內衆太監及宮內行走人等、如家中有出痘疹之人、好者在家住一箇月、不好者在家住一百日、若歸居甚近之家、出痘疹好者忌半月、不好者忌一箇月再入宮行走、

(接閱第三版)

(攝所時查點) 器玉藏宮清乾



供養書於風尚書屋

本 (本市) 每周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故宮舊本

每冊大洋伍元故宮博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元 王 蒙 山 水



王蒙·字叔明·(字叔餘)號黃鶴山樵·湖州人·《府志》作仁和·《明史》孟頫弟·(作松雪外孫)元末為理問·過觀隱黃鶴山·洪武初·為泰安知州廳事·後記力學·作詩文畫墨法·山水從松雪風韻中來·故體似之·汎濫唐宋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為宗·故體多姿·往往出松雪規模·在元已稱四大家·齊魯人勳·曾與會稽郭傳·曾知禮部書制惟庸第·洪武己丑·以維庸案被逮·卒於獄·

【姚文瀚、清乾隆畫院、工人物、善釋道畫像、】



且斜身踞坐、甚無規矩、嗣後俱著恭敬站立、如有仍前不遵者、必重處不饒、著通傳申飭、

(未完)

內一應服役行走女人、凡有事進宮、公事畢、外傳說、種種情弊、皆所不免、除已往不究外、嗣後如有此等一經察出、必重處不赦、該管領一並治罪、決不輕恕、

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上諭、凡放匠之處、著總管用心關防、妃嬪貴人等、不許行走、俟晚間放匠後、方許行走、如有錯誤、必重懲爾等、毋貽後悔、

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六日、上諭太監最為下賤、蟲蠹一般之人、如何見大人侍衛、竟不站立、

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六日上諭、朕在花園有哈哈珠子往來奏事、必先著太監各處傳知、然後進行領達、嚴密關防、不可忽畧、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一日上諭順問行、崔蓋臣、翟霖、嗣後凡各宮並養心殿等處庫中取用錢糧等物、即奉有旨意、亦當告之司房、應覆奏者、爾等即行覆奏、或無庸覆奏、實係應取者、方准給與、此事關係太監等性命、爾等傳與衆太監知之、



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五日上諭順問行、凡大臣進宮奏事講書時、先曾傳過、不許放女人行走、今朕親見女人仍有潛避行走者、成何體制、必係看守各門太監不行禁止、爾等再傳、如有仍前不改者、著哈哈珠子參奏、

康熙十六年八月初一日上諭、著內務府總管傳與二十家內管領宮、即應出外、不許久停閒坐、將外間事入內傳說、並竊聽宮內事往

五之印馬司軍



紐鼻

三之印馬司軍



紐鼻

六之印馬司軍



紐鼻

四之印馬司軍



紐鼻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續)

又開第二次御前會議、討論移居何處、結果決定遷居德勝橋醇王府、派內務總管往德勝橋醇王府趕緊準備廢帝移居事宜、廢帝溥儀與各貴妃一行、於下午四時十分出宮、乘汽車至醇王府宮內、各太監宮女、除少數居原處暫行服務者外、其餘全數出宮、其親近之十數名、則隨之至醇王府、餘人概行散居各戚友處、收點物件一層、聞有暫行保留一二日之說、至清室附屬司法處等機關、已於昨日同時由清室自動的解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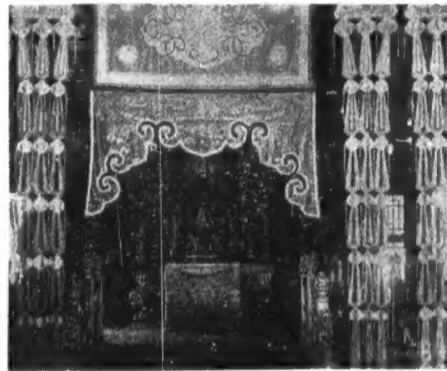
又聞據聞於前日下午六時之攝政會議中、曾議決由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警、會同直隸李煜瀛、清廷內務府紹英、於昨晨十時前往溥儀處磋商、要求溥儀即日廢去尊號、交出宮殿及印璽、並商改慶特費為每年五十萬元、於昨晨十時、鹿張李三人、當即遵令前往、先訪紹英、復謁溥儀、彼此商定各條件、溥儀認可滿意、並允立即預備出宮、將國璽兩方及宮殿全座、均交還民國政府、於是鹿等遂從事接收一切、而溥儀則亦為出宮之預備、延至下午三時乃由鹿司令等備汽車五輛、遂其出宮、當出宮時應乘第一輛為先導、溥儀及隨從人等乘第二輛、溥儀之夫人及親屬等乘第三輛、張警等乘第四輛、紹英等則乘最後之一輛、以為殿、一千人等還向什利海而去矣、

七日社會日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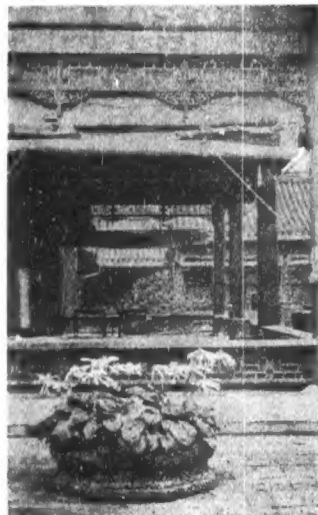
清廢帝溥儀自前日(五日)下午四時退出皇宮後、其保存之歷代帝王傳國玉璽即由警衛司令鹿鍾麟轉送國務院、時代接黃郭與陸長李書成等均在院、遂在後樂堂點收交由第一科妥慎保管、並以溥儀自願取消帝號、與國民一體享受共和政府之法律待遇、特傳諭警廳通知各市民於昨日(六日)一律懸掛國旗一日、以誌慶祝、所有神武門至後門一帶之守衛事宜、由鹿司令調駐在景山之國民軍抽派一連、担任其事、皇城門祇派國民軍一班、由班長率領巡邏、皇城內仍由徒手之皇軍警察守衛、宮內之太監宮女等、可以自由攜帶隨身用物出宮、由皇室警察親行檢查、國民軍在傍監視、其有屬於公家物品、即行扣留、聞宮內尚有老妃二人、未即出宮、瑤妃靈柩、亦在慈寧宮、仍由宮監看護、鹿司令張總監前晚與清內務府大臣紹英侍衛大臣羅源等、往返磋商、關於點收公私物品之手續、結果決定內務府派出紹英等四人、為點收委員、國民軍方面警察廳派二人警衛司令部派二人為點收委員、即由清室與政府合組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國務院並函聘李煜瀛為委員長、於昨晚開始點收、以極不正之態度、分別公私界限、屬於公者即行保管、至外交團方面、前日正午英日荷三使曾一度往訪外長王正廷、經王氏表示政府意旨後、即完全了解、退居什利海醇王府之溥儀、當日即由國民軍代為守衛、一俟物品點查後、此事即可告一段落云、

昨日(六日)警衛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警、復率二三隨員前往故宮與宮中之主管人員、會商善後事宜、鹿張等上午十一時前往、先進神武門及春華門後、乃由寶熙及善齡引導巡邏而入大內、鹿張等當向寶熙云、此次奉令辦理結束、實與清室有裨益、此事一日不結束、即清室多担一日之危險、一旦移出宮禁、則羣疑既釋、彼此即可相安、且可實現五族平等之精神、(未完)

澄瑞亭斗壇



體元殿後面



漱芳齋正面



太極殿



栗亭